

中国以“安”为名的地方，实在不算少。

最著名的，当属“长安”，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，不仅因她是汉唐首都，全球第一个国际大都会，更本质的，寄托了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共同的理想——长治久安，太平天下。如果说真的有所谓普世价值，这才真可谓普世亘古而不变者。

如今，有长安的现代版，西安，以及同属陕西省的，延安、安康、保安、安塞。但层级最高的，当然是安徽，省名里含着安字，而其来源，则是安庆市。河南有安阳，殷代都城所在，甲骨文的故乡；江苏有淮安，周恩来总理的故乡；浙江有安吉，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地方；湖北有红安，曾出过249位将军的红色将军县；四川有雅安，雅鱼、雅雨、雅女并称三绝；山东有泰安，五岳之首泰山所居地；福建有惠安，“惠安女”闻名天下；贵州有安顺，古夜郎国在此也……深圳特区有宝安，最新的国家级新区名“雄安”——雄且安之。中国最北，有北安。还有一与西安名正相反之地——安西，位于甘肃省酒泉市，唐代即设安西都护府，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之阳关，也在安西。现在改名瓜州了，和王安石“京口瓜州一水间”的瓜州，相距了十万八千里。还有两个安宁区，分别隶属甘肃省会兰州和云南省会昆明。

天下万安

□李晓东



有一地，名字中有“安”，名气不大，气势却不小，那就是江西的万安。万，在汉语中的含义，不是“多”，而是“全”，万民拥护，万众一心，万国来朝……“万岁”，也非正好活一万余年，而是永远存在，万寿无疆。因此，万安，乃全安之意也。万安是个县，属于吉安市。毛泽东《减字木兰花·广昌路上》有句“命令昨颁，十万工农下吉安”，吉安有一个属地很有名，就是井冈山。

万安之名始于南唐保大元年(即公元943年)，距今1077年。南唐，就是李煜“不堪回首月明中”的故国，“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萝”的故国，“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”的故国。南唐公元937年立国，6年后，即设万安镇。据传辟地得石符一帖，上有八分书云“地界两州，神秀所幡，更为都邑，万民以安”，故名万安。可惜事与愿违，南唐为宋所灭，皇帝成了俘虏，一首《浪淘沙·帘外雨潺潺》引来杀身之祸，中秋夜被赐牵机药而亡——不仅未保民平安，皇帝的生命，都被随意剥夺。

宋熙宁四年，公元1071年，改万安镇为万安县，属吉州。熙宁变法并未使宋朝强盛。56年后，靖康二年，金军掳宋徽宗、宋钦宗和大批王公贵族官员宫女北返，金银、财宝、藏书被劫掠一空，北宋灭亡。

万安一地，自南唐至两宋而及现代大革命时期，历千余年，仁人志士牺牲奋斗，然动荡多而安定少，万安之愿，唯有到新中国方得实现。赣江无语、城垣犹在，然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”。城墙下的改造做足绣花功夫，既改善人居环境，又传承历史文脉，对质量较好、有文物价值的老建筑一律保留，部分完好的进行修缮，已破败无法修复则拆除更新。老建筑抖落沧桑沉重，重现时代活力。

江西多徽式建筑，白墙黛瓦，这里的墙，却是彩色的——画满了五彩炫目的农民画。一幢二层小楼的侧面墙上，是整幅的丰收乐。稻穗金黄堆在场院上，小娃娃抱着大南瓜，精壮的农民汉子穿着短褂子，搭着白毛巾，方方的脸上露出收获的笑容。他的妻子，穿小碎花袄、宝蓝裤子的长辫女子，正把冒出碗沿的新米饭端出来，老人和孩子，黄发垂髫，怡然自乐……几乎每座房子的外墙都画满了。作者全是村里的农民，他们放下农具，拿起画笔，用虽然非专业，却质朴、自然、刚健的眼和手，画出自己的生活与愿景。汉代砖画，于今考古多见，都很“满”，仿佛要画出砖外，风格清峻、通脱、华丽、壮大，我感觉，万安农民画同样如此。

诗意美好的，还有花花世界。五彩斑斓的花雕凤凰，不是绍兴的花雕黄酒，而是真的用不同颜色的花朵雕塑的百鸟之王者，踞立山头，母仪天下，迎接八方来客，更预示着万众吉祥，天下平安。

大家V微语

学看花

□吴垠

●南怀瑾居士，有一次谈到他少年时代，一心想学剑的故事。

●他听说杭州西湖城隍山有一个道人是剑仙，就千里迢迢跑去求道学剑，经过很多次拜访，才见到那位仙风道骨的老人。老人先是不承认有道，更不承认是剑仙，后来禁不起恳求，才对南先生说：“欲要学剑，先回家去练手腕劈刺一百天，练好后再在一间黑屋中，点一支香，用手执剑以腕力将香劈开成两片，香头不熄，然后再……”

●老人说了许多学剑的方法，南先生听了吓一跳，心想劈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学会剑，更别说当剑仙了，只好向老人表示放弃不学。这时，老人反过来问他：“会不会看花？”

●“当然会看。”南先生答曰，心想，这不是多此一问吗？

●“不然，”老人说，“普通人看花，聚精会神，将自己的精气神，都倾注到花上去了，会看花的人，只是半眯着眼，似似乎乎地，反将花的精气神，吸收到自己身中来了。”

●南先生从此悟到，一个人看花正如庄子所说“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，不只是看花，乃至看树、看草、看虚无的天空，甚至看一堆牛粪，不都是借以接到天地间的光能，看花的会不会，关键不在看什么，而在乎怎么看。

●所以，南先生常对跟他学道的人说：先学看花吧！

晓窗光，是天色将明而未明之际，从窗内透出的光。

东方鱼肚翻白，天色将亮。屋内的人起床，一阵摸索声过后，灯光亮了。屋内，窸窸窣窣，各种细碎的声音渐次响起。一天，也就此揭开了帷幕。

这样的光，往往只在一扇窗户内亮起。一家之中，最勤劳的那个人，自然起得最早。直至其他人也起来，天色已明亮。外头的世界，白晃晃一片。似乎谁也没有留意到，刚才万籁俱寂之际，有着这么一窗灯光，于黑暗中独自温暖着一个家庭。

更多的灯光，是在黄昏时，天色将暗而未暗的时候亮起。天色由明而暗，一个个归家的人影，进入了熟悉的家中。于是，灯光渐次亮起。这个世界，由一种来自自然的光亮，转而进入了另一个来自于人为的光亮。

暮窗光，一样望去，入目皆是。这么

晓窗光

□郭华悦

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排水管与长笛

□肖复兴

三十多年前，我刚满不惑。儿子读小学，迷上了集邮。俗话说：拔出萝卜带出泥，连带着我也跟着他一起玩。

当年五月，我从德国途经莫斯科，住了两天。无事可做，便是逛街，比如加里宁大街、普希金大街、阿尔巴特大街等。逛到一条不知名的小街，赶上中午吃饭，无非一份红菜汤外加几片黑面包，要排长队，自己找地方吃。旁边有一座商亭，本是一座报刊亭，售货的窗口前，有一个木板做的窗沿。我把塑料餐盘放在上面，一边吃，一边看风景。

五月的莫斯科，下着雨。雨不大，却淅淅沥沥，地上积水横流，天上阴沉沉的，没有红场的壮阔和东正教堂的色彩缤纷。人来人往很热闹，小街和大街一样熙熙攘攘。大多数人打着伞，脚步匆匆，看不清他们的脸，看不出他们的表情，更不知道他们的心情。置身异国他乡，更让人感到世界的隔膜。

报刊亭里没有人，售货的窗口紧闭着。吃完了午餐，雨依旧密密地下着。我没带伞，便在亭下避雨，闲来无聊，趴在售货窗口，看亭子里面，都卖些什么报纸杂志。花花绿绿的杂志封面，首尾衔接，密麻麻摆满亭子四壁的上上下下。忽然，看见在杂志下面，挂着一串邮票。邮票很小，那一串邮票不过四五枚，如一串小小的风铃花，在四周五彩炫目的杂志包围下，不注意看，几乎不会被发现。因为喜欢集邮，尤其到国外，都不忘买几枚纪念邮票，这一串小

小的风铃花，被我一眼发觉，当然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。

不仅看见了那一串纪念邮票，而且还搜寻到其中一枚是1953年发行、纪念作家马雅科夫斯基的邮票。邮票上马雅科夫斯基的半身像，是那样熟悉——这枚邮票，曾在《世界邮票总目录》上看见过，是为纪念马雅科夫斯基诞辰60周年，早就想买呢。这枚意外相见的马雅科夫斯基邮票，让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。阴雨绵绵的莫斯科，瞬间有了亮色与光彩。

开始，以为报刊亭的主人中午休息，吃午饭去了，心想，一会儿就会回来的。谁料，过了午休时间好久，那位主人还没有回来，只能再等一会儿了。过好久，还没见人影，只有马雅科夫斯基挤在亭子里面和我面面相觑。当然，有些不甘心。就这样离开，下一次再来莫斯科，不知要到猴年马月。即使能来，还碰得上马雅科夫斯基吗？这么琢磨着，倚在报刊亭前，耐心等候亭子的主人归来。

就像等待戈多一样，始终没有等到那位毫无踪影的店主人。雨，下个不停，雨水顺着亭子边的排水管“哗啦”地流淌着。起初，并没有听到排水管的雨声，等待的时间越长，这声音“哗啦啦”越发响了起来，就像一阵接着一阵的小鼓在敲，让人心里发躁。

从中午快等到黄昏，想象中的店主人也没有到来。雨小了，只好走吧。

都说流年似水，往事如烟，但有的事

一来，每一盏灯光，不过是一片光亮中的其一。有那么一盏光亮，或者没有，其实没什么差别。东方不亮西方亮，一片光明中，自然不缺那么一丁点。

人的心，便是如此。更多的人，习惯当暮窗内的灯光。他处亮，自己也亮。跟着别人走，人云亦云。又或者，为这个世界的光亮，锦上添花。为身边那些发光发亮的人，添上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光亮。

这样的交情，自然是浅薄的。趋亮而避暗，愿意为别人的人生锦上添花，却不能雪中送炭。付出的，是别人不见得需要的，得到的，自然也只能是虚情假意。

越是如此，越显得晓窗之光的可贵。有这么一个人，愿意在另一个人的人生陷入黑暗中的时候，独自散发光亮，照亮茫茫前路。这样的感情，是万千霓虹所无法比拟的。

晓窗光，是光，也是人心。

情虽然很小，却容易在偶然之间，如焰火被瞬间点亮，提醒当事人不要淡忘。在莫斯科和马雅科夫斯基相遇而不得的情景，便是这样。

其实，我对马雅科夫斯基并非很感兴趣，毕竟，那时和儿子一起集邮。儿子和我一样，中学时代，集邮的事儿也就无疾而终了。他几乎攒全了世界上每个国家一枚邮票，看起来花团锦簇，还有很多册各国的动物邮票。我的那些作家、音乐家邮票，都已经放在柜子里多年，任其尘埋网封。在莫斯科和马雅科夫斯基相遇而不得的情景再次浮现眼前，是前不久偶读马雅科夫斯基的一首小诗，题名《你是否能够》，最后两句写道：

而你
是否能
用排水管充作长笛
吹奏一支夜曲？

我立刻想起了莫斯科那座报刊亭的排水管，不觉哑然失笑。笑自己当初倚在亭边听排水管“哗啦”的雨声，反倒没有想它可以充作长笛。现在，会不会笑自己当年的傻呢？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贾敬伟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颜威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专供

